

日本西大寺藏磧砂本《内典随函音疏》小识*

陶 玲

《内典随函音疏》(以下简称《音疏》),十世纪浙江湖州释行瑫(895—956)撰,是一部对汉译大藏经中难解字词进行注音、释义、辨析字形等的佛典音义书。该书为五代时期一部重要的佛典经音义书,保存了汉语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等方面的资料,具有一定研究价值。

由于《音疏》现仅存零本,与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及可洪《随函录》等音义书的研究相比,该书研究还较为薄弱。本文以日本奈良西大寺所藏磧砂本大般若经《音疏》为对象^①,初步探析行瑫《音疏》的版本情况、训释内容以及文字、音韵方面的研究价值。

一、版本情况

关于行瑫《音疏》成书、版本及流传情况的记载极少。但从有限史料及现存零本,可以大致推知:行瑫《音疏》成书于五代,原约五百卷,流行于江南僧坊^②;非单独刊刻,而是以随函方式附于藏经各帙之后^③。宋代得到大规模传刻,在佛典外输等情况下,流传到日本等地^④。明代不见《音疏》相关情况的记载。清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卷三云:“周雪川西峦行瑫律师撰《大藏经音疏》五百卷,今绝不行。”^⑤可见至晚于清代,《音疏》即已鲜见中土。

* 本文研究得到教育部“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”资助(50520111110044);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(20101110102000026)。

①以高田时雄《敦煌·民族·语言》(中华书局,1994年,第452—458页)附载的西大寺磧砂藏《音疏》图版以及西崎亨《古辞書の基礎的研究(古辞書研究資料集成(2))》(日本翰林书房,1994年,第16—20页)中载录的磧砂版《音疏》材料为依据。

②[宋]赞宁:《宋高僧传》卷二五《周会稽郡大善寺行瑫传》,大正新修大藏经本,第293页。

③[清]张金吾: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卷二十八《绍兴重雕大藏音三卷》,清光绪十三年吴县灵芬阁集字版校印本,第282页。

④据现存零本情况。

⑤[清]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钞》,1934年上海蟬隐庐石印本,第855页。

该书目前无足本,仅存零本,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等发现有三种:一、守屋孝藏氏所藏金粟寺藏经本《音疏》第三百零七卷,为北宋浙江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抄本,是对大藏登字函《摩诃僧祇律》四十卷之前十卷的音义,现存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。二、附于高丽版大藏经中的《音疏》第四百八十一卷及第四百九十卷,现藏于日本京都大谷大学。三、附于日本奈良市西大寺磧砂版大般若经后的《音疏》第一卷到第四卷及第八卷到第十一卷。三种文本均为宋代文献^①。

事实上,目前还发现两种高田时雄等未提及的残卷:一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的琉璃王经《音疏》一帖^②。二为现存中国2009年从英国购回的金粟山大藏经本《音疏》第二百六十四卷,与守屋孝藏氏所藏金粟寺藏经本应为同一版本的不同部分。该本为卷轴装,首尾全,计4纸,朱丝栏,长197厘米,高29.6厘米。卷首右下书: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,清,四纸。卷端上题:内典随函音疏二百六十四。下有双行小字:小乘藏之六。卷端下题:雪川沙门释行瑀制。次题:中阿含经帙之四,下有双行小字:十卷。次题:东晋三藏僧伽提婆译。其内容为:卷三十一、卷三十二、卷三十三、卷三十四、卷三十五、卷三十六、卷三十九、卷四十。卷末题:已上十卷中阿含经第四帙竟。铃有“过云楼收藏金石图书”、“元和顾子山秘笈之印”。护首外题签为:“唐人写中阿含经音释;过云楼建藏;第〇〇〇贰号”^③。该本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。由于上述两种残卷尚未刊布全部图版(仅有样版),因此还无法进行研究。

本文以磧砂藏本大般若经《音疏》为考察对象。《磧砂藏》全称《平江府磧砂延圣院大藏经》,又名《延圣禅院大藏经》、《延圣院本》、《延圣寺本》,由南宋磧砂延圣院刊造大藏经板局(简称磧砂延圣院经局)组织刊刻。始刻于南宋嘉定九年(1216),至元英宗至治二年(1322)刊刻完成,历一百零六年。《大般若经》为其开雕后较早刊刻的经书之一,约刻于嘉定九年(1216)至绍定五年(1232)间^④。目前《磧砂藏》藏地主要有:陕西省开元寺、卧龙寺;太原崇善寺;美国普林斯顿葛斯德东方书库;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;日本奈良西大寺;中国国家图书馆。其中西大寺所藏宋版《大般若经》保存最为完整^⑤,堪称善本。其所附载的行瑀《音疏》,是对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卷一《初分缘起品第一之一》、卷二《初分缘起品第一之二》、卷三《初分学观品第二之一》、卷

①相关版图及说明见[日]牧田谛亮:《五代宗教史》,平乐寺书店,1971年,第259—274页及[日]高田时雄:《敦煌·民族·语言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407—411页。

②转引自黄耀堃:《磧砂藏随函音义初探》,《音韵论丛》,齐鲁书社,2004年,第264页。

③赵前:《说说顾氏过云楼旧藏的一件〈金粟山大藏经〉》,2009年10月10日,孔夫子旧书网拍卖联盟。图片地址:http://paper.people.com.cn/rmrbhwb/html/2010-01/25/content_434886.htm

④李富华,何梅: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3年,第271页。

⑤李际宁:《北京图书馆藏磧砂藏研究》,《国家图书馆学刊》1998年第3期。

四《初分学观品第二之二》、卷八《初分转生品第四之二》、卷九《初分转生品第四之三》、卷十《初分赞胜德品第五》、卷十一《初分教诫教授品第七之一》的音义。

二、训释内容

佛典音义书通常以注音、释义、辨形为主要内容,但在具体体例上又各具特色。或注音、释义、辨形并重,如行均《龙龕手鏡》;或重注音、释义,轻辨形,如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;或重注音而轻释义、辨形,如道慧《一切经音》。行瑒《音疏》注音、释义、辨形并重,兼涉考证名物、分析语法、说明修辞等,内容丰富,别具特色。

1. 辨析字形

中古手抄佛经用字问题复杂,辨析字形往往是音义家的首要任务。行瑒《音疏》以辨析经文中的古字、俗讹字等非正字为首务。先摘录经文中的古字、俗讹字,于其右下角分别用小字“古”、“非”加以标识,再书写相应正字,进行训释,在训释中进一步说明异体字、通假字等。其字形辨析主要包括:

(1) 辨析古字。如:

卷一:殖古 久植,常职ㄣ(“反”之省笔,下同),种也。

卷九:涯古 山崖,五皆ㄣ。

(2) 辨析讹字。如:

卷一:咽非 项咽,上学讲ㄣ,颈外曰项也。下乌前ㄣ,咽,项也,字从月。

卷一:折非,析理,星的ㄣ,分割也,亦作𠂔,并从木。

(3) 说明异体字。如:

卷八:险,虚奄ㄣ,亦作嶮。

卷三:榻,他蹋反,亦 。

少数引证字书说明异体字。如:

卷一:𪔐,《玉篇》作𪔐。

序:窥,《字林》与𪔐同用。

(4) 说明通假字。如:

序:苞,饱茅ㄣ,……含容也。亦作包。

(5) 说明避讳字。如:

序:治,国讳。故字多作冶,持音。

2. 标注音读

与可洪《随函录》等不同,行瑒《音疏》并未注明音切来源。其注音方式以反切为主,辅以直音和纽四声法。

(1) 反切。“某某ㄣ”。如:

卷二:堪,苦含ㄣ。

卷十:螺贝,上落戈ㄣ。下盃盖ㄣ。

仅一例作“某某切”^①：

卷一：纷，甫文切。

(2)直音。“某音”。如：

卷四：幻，患音。

卷十一：膝，悉音。

(3)纽四声法。如：

卷一：拯，以烝字作上声呼。

行瑠注音时，有些被注字往往不只一音，出现首音和又音的问题。不同体例音义书中，首音、又音作用不一。如可洪《随函录》的首音不仅用来注音，还用以辨明通假、说明正体、揭示异文等。又音用于标注字头本音、标注多音多义词、罗列诸家众说等。如：《随函录》卷1，A573c：“铍钊，音流，正作劉也。……又招、浇二音，误。”首音揭示正字“劉”，又音标注“钊”之本音。行瑠首音、又音的主要功能则主要在于为字目注音，标注多音多义词，如：

卷一：区，丘于ㄣ，坦城也，界分线也。又于侯ㄣ。

首音 qū，表明该字于经文中为“区域、界限”义，又音 ōu，标明“区”这一多音多义词的其他意义，如“姓氏”义等。

可洪、行瑠首音、又音功能不同，这主要是由其体例决定的。可洪立原文用字为字目，包括通假字、讹字、异文等，因此，他需要借助首音来揭示相应正字，通过又音标注字头读音。而行瑠在释词时先指出原文中的非正字，于其下再列出相应正字进行音释，因此不需要像可洪那样借助音切揭示正字，这也就使得其音切功能较为简单和清晰。

3. 解释词义

可洪《随函录》以注音辨形为主，词条或不释义，或释义简略。而行瑠《音疏》既重视注音辨形，同时也重视释义。一般于注音下直接释义，再引证字书辞书及其他训诂材料。如：

引证《说文》：

卷一：齠齠，……毁齿之年七八岁也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男八月而齿生，八岁而齿齠；女七月而齿生，七岁而齿齠。”

引证《释名》：

卷一：胫，……脚胫也。《释名》曰：“直而长似物之茎也。”

引证《广雅》：

卷九：陵，……崇高举也。《广雅》：“侵也，砺也。”

引证《字林》：

卷二：致，……敬也。《字林》云：“诣送也，运也，会也，至也，往到也，敬也。”

^①金粟寺本《音疏》反切作“切”，高丽藏经本及磧砂藏本（除此例）均作省笔“ㄣ”。

引证《毛诗》:

卷三:涧,……《毛诗》云:“山夹之溪深邃曰涧。”

注意词义的比较辨析,如:

卷三:池沼,水深曰池,浅曰沼。

卷三:糠稊,……皆米皮也。粗曰糠,细曰稊。

4. 考证名物

卷一:桂生,古惠^レ,山峰桂树也。其木八月成林,居此之极顶也,叶长尺餘,冬夏常青,所以云露先霑者,盖所附别也。

卷八:瞻部,时焰^レ,亦云剡浮,亦云阎浮等即是。西国树名也。树下有池,内有金,故云瞻部金也。

5. 分析语法

解释虚词。如:

卷四:耶、邪,语末助句之词。

卷一:焉,语助之词。

6. 说明修辞

说明比喻。如:

卷十:喤钵,……即是青莲花也。其花叶狭长近钵,小圆向上渐尖,将喻佛眼。故经云月净修齐如青莲是也。

行瑫《音疏》训释内容丰富,术语规范,体例清晰,并显示出一定先进性。如在处理字目问题上,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以正字替换原文俗讹字立为字目,于音释中说明原文用字。这样利于词义及经义的理解,但不利于原文对照。可洪《随函录》与之相反,立原文俗讹字为字目,再于音释中指明正字。这样便于对照原文,却造成音切作用复杂,体例不够明晰规范。而行瑫《音疏》先摘录原文非正字,再列出相应正字进行音释。这样既能够凸显出正字与原文俗讹字的对应关系,也使术语更为规范,体例更为清晰。

三、研究价值

行瑫《音疏》作为晚唐五代汉语史料,对汉语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研究具有一定价值。其训诂学价值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所阐发,下面从文字、音韵方面探讨其研究价值。

1. 文字研究价值

晚唐五代,佛教在达到空前繁荣的同时渐趋世俗化,民间手抄佛经盛行。汉译佛经各本用字情况极为复杂,出现大量异体字。高田时雄指出:“无论《随函录》还是《随函音疏》,对各藏经的文字之异同以及正俗的解说都颇为热心。”^①行瑫《音疏》记载了五代时汉字使用的实际情况,保存了汉写佛经中的一些异体字(包括俗字),对考辨传世文献中的疑难俗字、研究汉字使用历史

① [日]高田时雄:《敦煌·民族·语言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430页。

及汉字演变规律,有一定意义。

(1)为异体字研究提供材料。如:

哲、𡵓、喆、嘉

行瑫:“哲,展列反。智也。亦作嘉、喆、𡵓。”

按:《广韵》哲、𡵓、喆:“陟列切。”《说文·口部》:“哲,知也。𡵓,哲或从心。”《玉篇·心部》:“𡵓,与哲同。”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:“《书》云:‘知人则𡵓,能官人。’”颜师古注:“𡵓,智也。”南朝陈《刘猛进碑》用𡵓字。《康熙字典·心部》:“盖大篆从心,小篆从口。今文多作哲,隶用小篆也。”又“喆”,《玉篇·口部》:“喆同哲。”《法言·问明》:“允喆尧舜之重。”李轨注:“喆,知也。”北齐《高洧墓志》用喆字。据此,喆、𡵓为哲之常见异体字。嘉,可洪《随函录》、行均《龙龕手镜》等未收。《说文·口部》:“嘉,古文哲。”字又见简牍、《古文四声韵》及宋本《玉篇》。“嘉”为“哲”之古文,“喆”当为其省体。《广韵》卷五:“哲,陟列切,智也。𡵓,上同。喆亦上同。嘉,古文。”《集韵》卷九:“哲、𡵓、嘉、喆,陟列切,《说文》:‘知也。’或从心,古从三吉,亦省文。”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第三十二:“𡵓古作嘉,《古今正字》从並吉。”据此,嘉为哲之古文,喆为嘉之省体,哲、𡵓、喆、嘉为一组异体字。行瑫《音疏》为“哲”系异体字考证补充了一则材料。

(2)为俗字考释提供材料。如:

𡵓

按:行瑫:“𡵓,亦作𡵓、𡵓。前积反,静虑也。”《磧砂藏》对应原文为“况乎佛道崇虚,乘幽控寂。”^①《大正藏》与此同。《说文》无“寂”,有“𡵓”。《说文·宀部》:“𡵓,无人声。”段注:“𡵓,今字作寂。”《玉篇·宀部》:“𡵓,前的切,无声也。寂、𡵓并同上。”《集韵·锡韵》:“𡵓,无人声。或作寂、𡵓。”《楚辞·远游》:“野寂漠其无人。”注:“寂,一作。”《龙龕手镜·宀部》:“𡵓”,同“寂。”据行瑫《音疏》,“𡵓”当为“𡵓”省笔,为寂、𡵓之俗字。

(3)保存他书所无的俗字材料。如:

𡵓

按:此条对应经文为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:“凝情定室,匿迹幽巖。栖息三禅,巡游十地。”行瑫注:“匿、𡵓,女力𡵓;迹、𡵓、跡,同用。”“𡵓”字《汉语大字典》未收,《随函录》、《龙龕手鑑》等亦不见。《中华字海》:“𡵓,音摇,义未详。见《篇海》。”据《音疏》体例,行瑫以常见异体字并列为字目进行音释。此处行瑫以“匿、𡵓”异体字并置,又以“迹、𡵓、跡”并置释为“通用”,且迹为迹之异体字,据此可推断,“𡵓”当为迹的一个俗字,与《中华字海》音摇之字实非一词。《音疏》为该字的进一步考证提供了线索和书证。

^①据《影印宋磧砂藏经》,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印行,1944年。

仵

按:此处对应原文为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:“凝心内境,悲正法之陵迟;栖虑玄门,慨深文之讹谬。”行瑫:“慨,开爱反,大叹息也。恨也。亦作慨、懔、仵。”《汉语大字典》、可洪《随函录》等无收与“慨”同用的“仵”字。《广韵》:“仵,鱼迄切,又许迄切。”《广雅·释诂二》:“仵,勇也。”可见,此“仵”亦非《音疏》之“仵”。行瑫此条中“仵”何来。据考,懔之省体为忼,《正字通·心部》:“忼,同懔。”忼又为仵之异体字,《广韵》:“仵,也作忼。”故仵之异体与懔之省体同为“忼”,故可能俗以“忼(懔)”作“仵”。行瑫此条为该字的进一步考释提供了材料。

2. 音韵研究价值

行瑫《音疏》能够反映出十世纪汉语语音的状态,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材料,如:

(1) 昔锡混切

寂,行瑫:前积反,从纽昔韵开口三等入声。《广韵》:前历反,从纽锡韵开口四等入声^①。昔锡混切晚唐即已出现,南宋《资治通鉴释文》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。

(2) 敢感混切

颌,行瑫:何敢反,匣纽敢韵开口一等上声。《广韵》:胡感切,匣纽感韵开口一等上声。敢感混切隋至中唐即已出现。

(3) 怪夬混切

迈,行瑫:莫芥反,明纽怪韵开口二等去声。《广韵》:莫话反,明纽夬韵合口二等去声。怪夬混切,隋至中唐即已出现。

(4) 琰盐混切,平上相混

淹,行瑫:淹俭反,影纽琰韵开口三等上声。《广韵》:央炎反,影纽盐韵开口三等平声。

(5) 姥模混切,平上相混

邬,行瑫:乌古反,影纽姥韵合口一等上声。《广韵》:哀都反,影纽模韵合口一等平声。

(6) 帮滂混切,吻问相混,上去相混

忿,行瑫:弗吻反,帮纽吻韵合口三等上声。《广韵》:匹问反,滂纽问韵合口三等去声。

(7) 德麦混切

策,行瑫:楚责反,初纽德韵开口一等入声。《广韵》:楚革反,初纽麦韵开口二等入声。

(8) 烛遇混切,去入相混

^①注音据郭锡良《汉字古音手册》,中华书局,2010年。

足,行瑠:即喻反,精纽遇韵合口三等去声。《广韵》:即玉反,精纽烛韵合口三等入声。

(9)支寘混切,平去相混

陂,行瑠:彼皮反,帮纽支韵开口三等平声。《广韵》:彼义反,帮纽寘韵开口三等去声。

(10)帮明混切,虞虞相混,平上相混

無,行瑠:方武反,帮纽虞韵合口三等上声。《广韵》:武夫反,明纽虞韵合口三等平声。

(11)鱼御混切,平去相混

瘀,行瑠:於据反,影纽御韵开口三等去声。《广韵》:衣虚反,影纽鱼韵开口三等平声。

这些音切材料为十世纪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书证,具有一定价值。在分析磬砂本《音疏》的音切时,会遇到由于字形讹误而造成的读音讹误问题。如:

(12)泫,行瑠:胡大反,匣纽泰韵开口一等去声。《广韵》:胡映反,匣纽铎韵合口四等上声。

“大”当为“犬”或“吠”之形讹。

(13)甸,行瑠:田柒反,定纽质韵开口三等入声。《广韵》:堂练反,定纽霰韵开口四等去声。

“柒”当为“染”之形讹。

(14)焉,行瑠:有軋反,云纽寒韵开口一等平声。《广韵》:於乾反,影纽仙韵开口三等平声。

“軋”当为“乾”之形讹。

这是我们在利用其音切材料进行语音分析时应注意的问题。

作者单位:武汉大学文学院